

围巾与领圈

□安铁生

灯下漫笔

不知从何时开始,庆典、婚礼、寿宴等许多喜庆活动中,连电视主持人、鉴宝节目嘉宾等逢年过节,都流行起戴大红长围巾,一次我参加某商会年会,又不上台也发给我一条红长围巾。于是我在新年时也拿出来戴一戴,但愿全家新春红红火火。

不由想起我在与妻子谈恋爱时,送给她的第一件小礼物,就是通过南通色织一厂厂医,花2.5元买到的供出口的红黑条纹的羊毛围巾。后来在办婚事前,两人特地去了趟上海,买了些结婚用品,我还在上海中百一店,买了条加长黑色纯羊毛围巾,40多年了,虽当中折痕处有些变薄但尚能使用,至今没有丢掉。这两条围巾在严寒的冬季里,可挡风御雪贯入领内,给我们带来无比的温馨。

当然更有受《早春二月》《青春之歌》等描述民国时期电影的影响,大凡文学艺术家或爱好文艺的青年,无不以一条长围巾,一头垂挂于胸前,一头从颈脖围过,摆到后背为帅哥标配。报刊载,郁达夫曾解下脖子上的羊毛围巾,送给身处贫寒中的沈从文小弟;闻一多留给大家最深刻的形象是,一袭长衫上系着围巾、握着烟斗……记得我们年轻时,有不少女孩子,都会自己动手编织围巾、毛线衣,可那时还觉得手工的有些土气,不如机织的平复针脚细密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,现在又认为手工编织的更有个性、是颇为时髦的好用品了。

那么在用围巾以前,领部是怎么保暖的呢?我们小时候,用得最多的是领圈,北方人又称围脖,和围巾相比围脖更短,而花样更多一些,一般都会有暗扣之类的装饰。最早的领圈我记得是哥哥的棉毛衫坏了,可领子还是好的,母亲拆下来装上一对扣就用上了。后来妹妹初学毛线编织,第一件作品就是帮我用平针织成的杂色毛线领圈,第一感觉是比棉毛衫旧领圈松软厚实暖和多了。前几年的一个春季,我80多岁表哥朱誉从上海回通为父母扫墓,那天下午我陪他参观长桥西边邮政局旁的濠阳小筑,现在是张謇纪念馆了。

他一进门,就觉得十分熟悉,原来朱誉哥在南通中学上高中时,与张謇之孙张绪武是同班同学,且两人关系密切,放学后曾多次到张家濠阳小筑玩。有一年冬天,他俩正谈得开心,张绪武的母亲看到朱誉穿得单薄,拉着他的手说:“哎呀,你手冰凉、穿得太少啊!”朱誉哥说:“我冬天的衣服全部穿上了。”再翻了翻其领部,空荡荡的,于是说:“你过几天再来,我送样东西给你。”数日后朱誉哥再次来到濠阳小筑,张绪武的母亲高兴地拿出一只自己亲手编织的毛线领圈,轻轻地围在朱誉哥的颈脖上,按上扣,理了理、拉了拉,说松紧正好,这下子领子里不钻风、身上要暖和多了,朱誉哥抚摸着柔软的领圈,顿时热泪盈眶……

朱誉哥从南通中学毕业后去了上海,投入革命洪流、参加了保护上棉一厂等运动,20世纪70年代末当了上海国棉一厂副厂长,负责全厂生产业务。1982年棉布产量达到7682.60万米,创历史最高水平。同年开发的中长双纹呢,因其纹路清晰、布面挺括、仿毛感强,畅销国内市场。1984年获国家银质奖。朱誉哥去北京领取了国家银质奖,中央电视台《新闻联播》作了实况报道。他后任上棉五厂厂长等职,事业有成。张绪武任南通市副市长时,曾邀朱誉哥来通洽谈南通纺织工业发展事宜。

离休后的朱誉哥重来濠阳小筑,不由触景生情,对张绪武母亲曾为他亲手编织领圈的事记忆犹新,这无微不至的慈母般的温馨关怀,让他终生不忘、感激万分。真是“领锁三冬暖,圈藏几分春”啊!

围巾与领圈是妇孺皆知的冬令围在脖子上的保暖用品,有趣的是2009年出现了一个新词语“围脖”,意思是在“微博客”上更新短小日志等内容,因为每次发文不超过140字,简称“微博”,所以人们以谐音戏称“围脖”。而大家又把更新内容叫作“织围脖”。“这年头,没个围脖,还真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”,这是随心微博首页带着调侃意味的宣传语。2009年8月27日,随心微博开始了微博产品测试。不到3个月,已经吸引了包括学者文人明星大腕、企业机构在内的众多用户体验使用。“今天,你织围脖了吗?”成为至今仍常用的网络流行语。



太行大峡谷

□陈健全

深秋,于南太行腹地的石板岩镇,瞻谷文昌故居、扁担精神纪念馆后,车道弯转,山重水复,朝着“太行堡垒”——桃花洞村而去。

本可沿新修的“太行天路”直达大山深处的村部,但为了体验“扁担精神”,同时领略太行大峡谷的鬼斧神工,因为《中国国家地理》发布的中国最美十大峡谷就列其芳名,我们决定徒步穿越5公里的桃花谷。

一人谷口,三面环山群峰耸峙,更兼松涛风吟,溪水淙淙,红叶披靡,真有步入世外桃源的奇妙感觉。一条嶂石岩峻岭的深谷蜿蜒曲折,好像一条神龙,神机莫测。崖壁上刻有峡谷的名字——飞龙峡,确有切题之妙。隐隐的水声中,但见周围断崖高起,群峰峥嵘,苍溪水湍,飞瀑四挂。

沿湿漉漉的石径盘旋而上,水声越来越响。抵近跳崖式的黄龙瀑,愈加感受到雷霆万钧的震撼,飞瀑犹如万斛珠玑滚落,又似翠玉散落此间。虽过夏季的丰水期,可能说不上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,但瀑布溅起的水雾倒是梦幻极了,随一抹秋阳,变幻出一弯飞架丹崖的五彩虹桥。

缘溪行,大块小块的石头枕卧其间,掬一捧清水,拭一下面,抚一下水波,心也清尘超然。及至水缓之处,潭中鱼翔浅底,一目了然。这,不正是唐代柳宗元笔下《小石潭记》里的景象吗?“潭中鱼可百许头,皆若空游无所依。日光下澈,影布石上,佁然不动,俶尔远逝,往来翕忽,似与游者相乐。”

奋力攀“一线天”,过“含珠”流瀑、“水云间”九折玻璃桥、“白云岩”山口,方近半程,就气喘吁吁。此时,遇见山民挑着重担或跃或跳,轻盈若飞,直生羡慕。坚持走了一段,刻有“日月流泉”巨石前有可供休憩的檐廊,便坐下来歇歇。不经意间,忽见眼前岩石呈龟背状花纹,喜看“地理中国”的我不由得起身

“探索发现”。呵,有说明牌给我们作科普:地质学上将岩石表面这种龟背状花纹称之为泥裂(或干裂),它是12亿年前岩石刚刚沉积还未固结前,露出水面被阳光晒干或脱水收缩形成的,说明当时的环境处于潮间带或滨岸带。天地玄黄,宇宙洪荒,亿万斯年,沧桑留迹。怪不得廊前摊位摆着一堆鱼化石、海贝化石、三叶虫化石什么的。有意思的是,有好石者一见心动,涉水搜石,不亦乐乎。

继续前行,经垂柳依依的碧溪、“二龙戏珠”瀑布,又现一个宽阔的瀑布——九连瀑,当地人称之为“小黄果树”。介绍说:九连瀑布宽约50米,落差28米,是太行大峡谷中最宽的瀑布。果真类于“小黄果树”,瀑布横铺直泻,激荡起丈高浪花,犹如卷起千堆雪。

经桃花潭,出桃花谷,乘车时方知,桃花谷的尽头还有一处桃花潭。据说它高达346米,为亚洲第一高瀑,可惜错过了。再一想,旅途留点遗憾,其实也多了再来的念想。

缘于山谷海拔800~1739米,相对高差达千米,所以,最奇异的要数那盘山的公路了。上得“天境”驿站,登高壮观天地间,太行天路就像一条白龙在山头踏云飞腾。向着海拔1700米山巅的桃花洞村,车子贴崖飞驰,间或穿行于挂壁走廊的山洞,蜿蜒盘旋、忽明忽暗;间或盘旋跃上山巅,闪现的对面绝壁如泰山压顶之势扑来,又时遇弯道会车,那体验真够叫惊险、惊悚。

一路尖叫,一路欢歌中,车子驶过绝壁长廊,到了村口的一个停车点。听说,抗战时这里属皮定均领导的太行分区,都是堡垒户。巍巍太行,烽烟散去,四周峰峦仍如铁壁铜墙,层层围裹,这又使我想起吴均《与宋元思书》中的那句名言:“夹岸高山,皆生寒树,负势竞上,互相轩邈,争高直指,千百成峰。”以为简直是为眼前的桃花洞村而写

的。
翻过石崖,沿着一条坡道进村。且看且行,村里的民居均为浑石到底的石头房子,危立崖边,俨如堡垒,恍若电影《清凉寺钟声》里的山村影像。山里人将石头真是利用到了极致:石街石院石头墙,石碾石磨石板场;石桌石凳石板炕,石梯石楼石板房。石墙边,红柿满枝的柿树、高大苍劲的栗树,黄灿灿的玉米、南瓜、野菊,还有晾晒一地的山楂、花椒、核桃等等,赤橙黄绿,好一幅天成的秋景图。不几步,一群画家铺开画板,拿着画笔在这里写生。山中画境,诗情画意,看他们作画,觉得人与画又入了一幅更大的山乡风情画中。

村部前,站着一位年过花甲的山里汉子,相问,正是桃花洞村老支书杨松林,虽饱经风霜,但立如青松,气宇轩昂。他边走边面带微笑话古今、谈发展。“游人看山是风景,山里人看山是险阻,千百年来进出桃花洞村必须跨越太行大峡谷,从前民谣说‘山区农民苦难言,出门抬脚就是山。针小难买费力大,百斤山果换斤盐。汗水滴尽赶集路,吃亏受罪到何年。’”老书记语调铿锵地说:“为了脱贫,全村秉着愚公精神,拓宽道路、架设有线电缆及光缆20公里,建基站6座,修建蓄水池5座,10个自然村都用上了自来水。”

接着由出太行畅谈到富太行、美太行,他笑逐颜开道:“我们靠山吃山,以旅助农、以旅促农、以旅富农,村里140余户农户与大峡谷旅游公司合作,农户除了日常居住外,闲杂房租由旅游公司统一投资、统一设计、统一建设、统一经营,户均年收益达11410元。”

“居山四望阻,风云竟朝夕。”我们告别下山的时候,余晖金红,又闻桃花谷一奇:桃花春开一次,三九严寒又开一次。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,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来相会,又生念想。

郊外深秋行
陈顺源

走马天下